

ZUI
最世文化
成立初年奠基作品

《西决》
03.14.2009

《东霓》
07.01.2010

《南音》
COMING SOON

东霓

MEMORY IN THE CITY OF DRAGON II

东霓

笛安 著

选题策划_郭敬明[from ZUI] 选题出品_金丽红 黎波[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项目统筹_阿亮 痕迹[from ZUI] 责任编辑_陈曦[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助理编辑_庄宁[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特约编辑_痕迹[from ZUI] 封面设计_上海最世[ca@zuibook.com]
封面美术_胡小西 Mint.G[from ZUI FACTOR] 版式设计_张强[from ZUI FACTOR]
媒体运营_赵萌[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印制_张志杰[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官方网站_最世文化[www.zuibook.c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www.zuibook.com www.zuibook.com/bbs

Memory in the
City of Dragon II

東莞

笛安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ZHUANG NING /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FROM ZUI]
VISION ART _ SHANGHAI ZUI [CA@ZUIBOOK.COM] / COVER ART _ ADAM.X [FROM ZUI FACTOR]
TYPESET ART _ ZHANG QIANG [FROM ZUI FACTOR] / ILLUSTRATION _ ADAM.X [FROM ZUI FAC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霓/笛安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06

ISBN 978-7-5354-4558-2

I. ①东… II. ①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4966号

— 东 霓 —

笛安 著

选题策划:郭敬明

选题出品: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陈曦

助理编辑:庄宁

特约编辑:痕痕

封面设计:adam.X

装帧设计:最世文化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10

传真:027-87679300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6

版次: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302千字

定价:26.80元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给小Q，为了那些好时光。

我眺望，向着你来的方向，
直到我变成了稻草人，不会说话，也不会歌唱，
只有一群麻雀陪伴我，一边吃掉我，一边替我守候远方；
他们告诉我，你的名字叫夕阳，
可是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我和你相依为命的家乡，
变得如此荒凉。



序

用文字开辟一个世界

文/刘恒（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作协主席）

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编辑部读到了来自山西的一些文字，它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手笔。男人拙朴深邃而有几分固执，女人则委婉清幽却渗透了隐秘的伤感，都是难得一见的笔墨。那时候，他们还不是夫妇，或者说我还不知道他们竟然是夫妇，后来我知道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

去年，有人把笛安的小说推荐给我，并告诉我她的父母是谁，让我吃了一惊。比翼齐飞已属不易，下一代竟然也冲天而起了，真是罕有的造化！坦率地说，这孩子的文字令人有惊艳之感，的确是青出于蓝而绝对不弱于蓝了。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我一个人，做父母的该不会吃孩子的醋吧？俩人最优秀的作品站在这里，无疑将是他们毕生之傲了。

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比，比的是什么呢？有各种说法儿，统而言之都是一个意思，作家的差异在于——支配文字的能力。支配文字便是支配思想，也是支配想象力，

更是支配生活，支配一个靠文字生成的独有的世界。在笛安的小说里能看到一些传统要素：家族的枝蔓、男女的战争、血缘与代沟、欲望和自悯……让人惊奇的不是这些事物，而是包裹着这些事物的叙述的外壳儿。她的文字展现了超越年龄的睿智、沉稳和娴熟，所谓惊艳便是艳在这个地方，也是惊在了这个地方。心有灵犀的读者想必能够读出她的自信与陶醉，也能够读出她的彷徨与脆弱。她在虚构过程中流露的喜悦是真正的文人的喜悦，而流露的哀伤也是真正的文人的哀伤。那是她才华的标志，是她用文字开辟的一块疆土，当然也是她必将遵循的宿命。作为同行也作为长辈，我为这个孩子祈祷，并为这一批孩子深深地祝福了。作为同行也作为同辈，我也要为笛安的父母祝福并与之相约，找一个适当的场合嘀咕一下孩子的弱点，如果她有弱点的话。

常常听到对这一代孩子的忧虑乃至指责，似乎江河日下人心不古大半儿是放纵了他们造成的，而一旦国将不国也必定与他们脱不了干系。我倒觉得孩子们不足虑，而坏事的必定是那些动辄便指责孩子们的家伙。这些家伙精神食品单一，主观世界严重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比孩子们差得远。仅仅营养不良也罢了，免疫系统竟然也不良，别说风吹草动，便是三两个细菌也能吓得他们屁滚尿流，其抵抗力严重退化，比孩子们何止是差得远！所以，未来孩子们的世界必是美好的世界，就算没有这个美好的世界，他们也会造一个出来的，不论是用生命还是用文字。

我坚信孩子们将远远胜于我们。世界是他们的，文字的世界也是他们的。他们是游荡在文字世界里的精灵，也是这个真实的世界里最美好的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也必定是我们永恒的骄傲。

2010年6月16日凌晨于杭州两泉斋

序

爱恨贪恋嗔痴狂

文/郭敬明

生活中的笛安是什么样子的？

她温柔，迷人，善解人意。讲话娇滴滴的，轻声细语，像是怕说大声了就破坏掉什么似的，水一样温柔。她整个人都像是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没有沾染太多世俗的气息，爱情、梦想、人生、灵魂等这种非常容易被污染的词，在她身上，都能看见原生态的样子。她就像是那座她居住了多年的城市，巴黎——古典而又现代，高贵而又多情，精致而又狂野。

那她的小说是什么样子？

2009年的时候，一本《西决》横空出世，几乎从来不为人作推荐的苏童先生，破例

为笛安亲笔题序，甚至用到了“年轻的笛安的叙述能力超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超出了我的智商”这样的至高赞誉。而这本小说，也以我们公司三周年的纪念作品的形式隆重面世。《西决》成功席卷了全国各大书店的排行榜，创造了超过70万册的天文数字销量。在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的同时，笛安还获得了华语传媒大奖的年度最佳新人奖项。共同获奖的年度最佳作家，恰巧正是为此书写序的苏童先生。

时隔一年之后，2010年，无数读者翘首企盼的《东霓》——《西决》的姊妹篇，终于面世。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随着这部新作的出版，全国一定会再次掀起关于西决、东霓这个家族，关于笛安的关注和讨论风潮。笛安笔下这一家人的故事，精彩纷呈，钩心斗角，跌宕起伏，爱恨交织。《东霓》在《最小说》连载的时候，每个月数百万的读者疯狂追捧，热烈讨论，一时间风头无两。

毫无悬念地，《东霓》再次成为了我们公司四周年的纪念作品——以这样的作品来代表我们公司的年度最高创作水准，不是笛安的荣耀，而是我们的荣耀。

在《西决》的序里，我已经说过，在同辈的年轻作家当中，笛安的叙述能力、控制剧情和驾驭文字的天赋，都处于一种顶峰性的、压倒性的优势位置，在我眼里，她甚至比很多前辈的作家都还要杰出。

她的文字像是淬过毒的腰里剑，百炼成钢，绕指为柔。她的文字仿佛泉水般灵动澄澈，没有一般作者混浊而刻意的匠气，却又水银般无孔不入，见血封喉。稳、准、狠。笛安像一个在这个世间待了太久的老灵魂一样，对任何的事情和感情，都看破了，也看准了。所以她写得恣意，写得不动声色，写得让看者欲罢不能仿佛中毒。她柔美而又风情万种的女性特质的文字表象之下，潜藏着男性作者们常有的恣意野心和凶狠锋利。

而且笛安的可怕之处——对，只有“可怕”这个词最能表达我的意思——在于，她能够在《西决》这样已经非常成熟和精彩的小说成就之上，在一年的时间以内，再次取得质的飞跃，在如此高的起点之上，她轻而易举地再次朝巅峰突进，将众人远远地甩在身后。《东霓》不费吹灰之力，将《西决》狠狠地踩在脚下。只有她才能做到，也只有她才有资格做到。或许这要归功于在《东霓》里面，她回归了自己女性的第一视角，这个郑氏家族的世界在东霓这样一个亦正亦邪、遁世入世的女人眼里，被演绎得酣畅淋漓。

《东霓》全文流畅自然，完全没有技巧残留的痕迹，它温润、它激烈、它苦涩、它

喜悦……它有万种姿态，但是却毫不矛盾浑然一体。全文充满了各种让人反复阅读如痴如醉的神来之笔，比如她写路灯下的飞蛾，如此普通而常见的事物，在她笔下，变成了

“飞蛾们都幽然地飘了过来，凝聚在光晕里，那光的边缘轻薄得就像一层尘埃。都说飞蛾是自己找死，可是我根本就不觉得它们活过。因为它们慢慢地，慢慢地靠近光的时候，就已经很镇定，镇定得不像有七情六欲的生命，而像是魂灵。”

作为一个出品人，看到《东霓》这样的作品，或者说看到笛安这样的作者，感觉就像是寻宝人发现了一座深埋在地底的惊世宝藏。世人终将见证它的美轮美奂，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推荐者，告诉大家笛安文字里的瑰丽壮阔。

再一次向大家推荐《东霓》——我在阅读的过程里，心里一直充斥着一种矛盾的感觉：不忍释卷，却舍不得一次看完，因为当下的中国，好小说越来越少，这本看完，就只得等上一年半载才能再等到笛安的《南音》了。相信那一本完结卷，应该会成为年轻作家里，很长时间都无法超越的一个巅峰吧。我这样期待，并相信着。

目 录

CHAPTER 01	
你好，雪碧	001
CHAPTER 02	
前世的深蓝色	013
CHAPTER 03	
伤心球赛	027
CHAPTER 04	
故人归	039
CHAPTER 05	
五月的鲜花	053
CHAPTER 06	
我遇见一棵树	069
CHAPTER 07	
醉卧沙场	081
CHAPTER 08	
姐弟	091
CHAPTER 09	
夏夜的微笑	103
CHAPTER 10	
我听说	113

Contents

CHAPTER 11

美美 127

CHAPTER 12

男孩遇见野玫瑰 141

CHAPTER 13

海棠湾 --- 153

CHAPTER 14

蓝色的太平洋隐没的红太阳 --- 167

CHAPTER 15

你的希伯来书 179

CHAPTER 16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193

CHAPTER 17

你的样子 --- 207

CHAPTER 18

理查三世 221

尾声

北国之春 233

后记

繁华如梦 237



Chapter 01

你好，雪碧

车窗外面，
黄昏无声无息地来了。
一点儿预兆都没有，
就把我们这些在夕阳的阴影下面
营营役役的人们变成了舞台上
带些庄严意味的布景。

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好瞥见了公路边的那个沉默的“70”，于是我发现，我开到了100迈。跟着我就知道，一定是西决打来的。很奇怪，每到我犯诸如此类的小错时，比如超速，比如随地丢烟头，比如看着我儿子干净的眼睛，诅咒他爸爸出车祸终身残疾——在这样的瞬间，如果电话响了，十有八九会是西决。我真不明白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又不是老天爷，为什么他的声音总是如此准时地驾到，好像一切都在他掌握中，我就像是个根本没来得及偷看到什么，却逃不脱“作弊”罪名的倒霉孩子。

“快到了么？”他语气里总是有种叫人忌妒的闲散。

“还早。我已经很赶了，不过还得三个小时才能到。”我刻意强调了一下我在很努力地赶路，觉得这样似乎可以给刚刚超速一个很合理的解释。然后我又在心里长叹一声，嘲笑自己，心虚什么？弄得好像我真的怕他。果然，他紧接着说：“当心点儿，别再超速被拍下来，我可不再去替你交罚单。”

“少啰唆。”我咬咬嘴唇。这时候我听见手机里面一声轻轻的响，我知道他又按下了打火机，于是我说，“连我都戒了，你还执迷不悟，抽吧，总有一天得肺癌。”算是报复一下他料事如神。

他轻轻地笑，“等你接到人再回来天就黑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动身？”

我就知道他问这个，我说：“我也想早上就出发的，可是今天上午郑成功那个小家伙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哭。折腾到快中午——”

他打断我，“郑东霓，你少撒一点儿谎会死啊。”然后我听见他深呼吸的声音，“我刚才才放下家里的电话，三婶说你一大早就把郑成功送去了。”

“少揭穿我几次，你会死啊？我是犯人么？”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我的确是中午才动身的，因为我上午去找江慧了。人家刚刚离婚心情不好，我就多陪她在商场转转，我还顺便给北北买了条裙子呢，怎么样，不信你就去问江慧——”我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死穴在哪里。

“我不跟你闲扯，就这样，你专心开车。接到人了以后给我发短信。”他的声音明显地闷了下来，没了兴致。每一次在我想要打击他的时候，提江慧，总是没错。

“等一下。”我欲言又止。

“好。”他简短地说。

“我有点儿怕。”我终于坦白承认，“我一路上都在想，我应该让你陪我来。怎么办西决？我越来越紧张。”我轻轻呼吸着，冷笑一声，“真没出息。整个上午都在磨蹭，一直拖到非走不可的时候我才逼着自己起程。我——”

“活该。”他打断我，“我问了你二十遍，是你说你要自己去。”

“那是因为我没想好，见面了她该怎么称呼你，多尴尬。”

“就因为这种小事？”他笑，“女人真是蠢。”

“滚。”

“没什么可怕的。”他总是一副笃定的样子，“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就什么也别。说。等你们熟了，自然就会好。”

“行。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挂了吧。”

“你先挂。”他的声音很轻。

手机屏幕上那道小小的蓝光微弱地灭掉了。我把车窗按下来一部分，晃了晃面前白色的万宝路的盒子，还剩下不多的几支。是我两个月前下决心戒掉的那天剩下来的。就像求签那样，随着晃动，发出闷闷的类似拍打的声音。有一支渐渐伸长了出来，我俯下脸，衔住它，轻轻地，害怕它弄乱我的口红。不能怪我，上天要我点燃它的。不由自主地，悄悄微笑一下，就好像小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玩游戏那样。其实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嘲笑西决会得肺癌的。不过还好，这一幕他没有看见。

我要去的地方名字叫做阳城。也是个古城，有很长的历史，很少的人，位于一个紧

挨着龙城的省份。这样长久地在高速公路上面走，人是很容易犯困的，前面是路，后面也是路，就在这种无所谓起点和终点的路上打个盹儿太自然了，反正打盹儿的那一瞬间的睡梦和这条漫长的路比起来，无非是沧海一粟。很多车祸当然也就这么酿成，沧海一粟的恍惚中，生命就结束在神明的俯视下。其实要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这么死。挺好的。

可惜我眼下还不能死。我去阳城有很重要的事情。

收费站离我越来越近。鲜红的条幅上面说，阳城的人民提醒我要注意安全行车。我索性不去想我过一会儿到底要怎么应付了。反正，再怎么难挨都还是会过去的。就像那个时候考大学，心里再怕，再恐怖，也还不就是应付那么两个小时，铃声一响，考卷一交，无论如何，两个小时而已，天反正不会塌下来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非常想给郑南音打个电话。我想听听她的声音，好像任何事情到了她那里都可以被说笑着解决，一切都是元气十足的，都是光明磊落的。

可是她的手机没有人接听。想来她很忙——她和她的同学们此刻正忙着在家乐福门口扯大横幅，说是要集齐抵制法货的万人签名，一定热闹得很，听不见手机也属正常。昨天我告诉她，我要到阳城去接我表哥的女儿。她大惑不解地问：“你的什么？”我重复了一遍，“我表哥的女儿。”“谁是你表哥？我怎么不知道？”她又拿出了那副招牌式的无辜表情。“我表哥就是我舅舅的儿子。”我非常耐心地解释，像是在扫盲。“我不认识你舅舅。”郑南音理直气壮地说。“你当然不认识我舅舅。”我无奈地翻了翻白眼儿，“我舅舅、我表哥都是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那他们到底算不算是我的亲戚呢——”她非常困惑。“这个——”我其实也被问住了，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应该算。”

“那么，那个小姑娘为什么要到龙城来呀？”她问我。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后有同学叫她：“郑南音，你快点儿来看看这里的颜色，用哪个好——”“来了！”她答应着，冲我挤了挤眼睛，“你等会儿再给我讲她的事儿，我现在忙着呢。”

是这样，昨天下午，郑南音大小姐带着她的七八个同学，浩浩荡荡地杀到我家。因为他们看中了我家空旷的客厅——足够他们把那条将会布满签名的横幅从地板的这头平铺到那头。颜料、马克笔也丢得到处都是，争论这里那里该画什么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家郑成功倒是眼前的场景颇为兴奋，原本坐在地板上，一点点努力地蹭到横幅的边缘，一脸深思熟虑的表情。一个女孩子就势抱他起来，把他的小手放在了颜料碟里，“来，小弟弟，也算你一个签名——”说话间，郑成功绿色的小手印就按在了洁白的布条上。于是他就兴奋了，在我一眼没看见的时候，果断地把这只颜料未干的绿色小手拍

到了墙壁上。

我一边给郑成功洗手，一边瞪了郑南音一眼，“你至少应该先打个电话给我吧？”我压低了嗓门儿问她。

“不打电话又怎么样啊——”她嫣然一笑，“这可是爱国行动，你能不支持么？”

“我当然支持。”我灵光乍现，“那么上个礼拜你要我买给你的Kenzo香水怎么办？不买了，我们也一起抵制了吧？”

“香水——”郑南音眨了眨眼睛，毫不犹豫地说了，“Kenzo是意大利的牌子，为什么要抵制啊？”

“你等一会儿自己去百度好了。”我忍无可忍。

“不用百度，”她挥挥手，“Kenzo不是法国的牌子，不可能，一定是意大利的，必须是意大利的。所以你答应的事情就要算数，你还是得给我买。”

“郑南音，你面对现实好不好——”

她突然尖叫了一声：“哎呀糟糕了，刚才没听见，是我老公的短信，我去回电话了——姐，人结了婚果然就是不自由，你说对不对？”

“我会去找你老公来给我重新刷客厅的墙。”我对着她的背影恶狠狠地补了一句，只可惜，她没听到。

不过无论如何，想起她来我总是可以微笑。虽然这种转瞬即逝的微笑没有办法阻止我胸腔那里越来越紧的感觉，我的心脏像面鼓那样乐此不疲地敲打着。这个名叫阳城的地方看上去真是令人恍惚。又熟悉，又陌生。因为那里陈旧的感觉就像是我童年时候的龙城，没有很多高层的建筑，楼房的式样看上去有点儿老，街边上的店面都那么小，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我自己置身于一个很多年前的场景。我的车前面“忽”地跑过去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我赶紧踩了急刹车，轮胎在地面上擦出一声尖锐的响声。那个小女孩丝毫不知道刚刚和她擦肩而过的就是危险，她张着两只手，两个小辫子在耳朵边上甩着，她快乐地往前跑，似乎所有的危险都会因为她的轻盈而退避三舍。她这么急切，是因为前面支着个黑色的、手摇的那种炉子，卖爆米花的小贩。在龙城，这种古老的爆米花的炉子早就消失了，我有那么多年都没再见过，原来它在这儿。她的模样分明就是五岁时候的我，心急地捏着奶奶给的两角钱，穿过灰暗的楼群，去买爆米花——当然了，那时候我的身后有时候会跟着一个两岁的小弟弟，他跑得太慢了，我总是会不耐烦地把她甩得很远，他就总是一声不吭非常努力地追着我，紧紧抿着小嘴儿。往往这个时候奶奶就会从二楼探出头，无奈地冲我喊一声：“东霓——当姐姐的没有个姐姐样子，要带好毛毛呀——”没错，“毛毛”就是西决，只不过自从奶奶走了之后，就没有人这样叫